

朱
雪
峰
译

梦
中
佳
人

至
庸
女

Dream

Fair

*middling
Women*

萨
缪
尔·
贝
克
特
著

梦中

佳人

至庸女

朱雪峰……译

萨缪尔·贝克特……著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贝克特全集. 3, 梦中佳人至庸女 / (爱尔兰) 萨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著; 朱雪峰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404-7513-0

I. ①贝… II. ①萨… ②朱…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爱尔兰—现代②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8532 号

贝克特全集 3

梦中佳人至庸女

MENGZHONG JIAREN ZHI YONGNÜ

著 者: 萨缪尔·贝克特

译 者: 朱雪峰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吴 健

装帧设计: 韩 捷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刘 玲

印务总监: 邓华强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513-0

定 价: 5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85983029)

出版说明

萨缪尔·贝克特小说《梦中佳人至庸女》的出版是一个重要事件，这既是因为小说本身，也是因为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本书的出版终于把长期以来唯有学者才能接触到的一个关键文本呈现给公众。

贝克特本人禁止《梦》在他生前出版，他提及这部作品时也几乎总是采用一种贬低的口吻，这一事实将被人大肆渲染。但我认识贝克特大约四十年，我们这些与他相识多年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倾向于贬低自己的大多数早期作品，如果不是贬低全部。即使《等待戈多》也未能幸免。20 世纪 70 年代，我和妻子曾应邀观看《等待戈多》在巴黎奥岱翁剧院的复演，散场后我们在蒙巴纳斯街区一家咖啡馆遇到了作者。贝克特正捧着一杯饮料啜饮，我们到来时他站起身亲切地和我们打招呼，

一如既往，但旋即又坐下继续与自己的饮料对话。沉默良久，他终于开口询问我们对这个剧的看法了。我们立刻热情洋溢，滔滔不绝，说的都是肺腑之言，而他在一旁默默倾听着。他知道我们大约二十年前曾在狭小的巴比伦剧院看过首演。“舞台太大，”他说，“实在太大了。”他指的是奥岱翁剧院的宽宏尺寸。我们点头说是的，这也许让戏失去了一点亲密度，不过感染力丝毫无损。他摇了摇头。“剧本，”他说，“剧本立不起来……”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他想回头去做些改动吗？不，他不能这么做。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在我们看来那天晚上应该庆祝一番，庆祝《等待戈多》在奥岱翁这个国家剧院上演，这可是进入圣人堂的标志，但在作者贝克特的语调里却分明流露出守灵夜的沮丧。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打磨、删减看似过度或不准确词语的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他说来一向至关重要的沉默，他的眼中所见只有瑕疵。尽管如此，我们终于和阿尔贝托·贾科梅蒂^①一道去了一两条街外的一家小酒

^①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瑞士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雕塑家、画家和版画家。

馆，贝克特十分欣赏他为《等待戈多》设计的光秃舞台。我们在那里逗留至深夜时，贝克特甚至应邀起身跳了一曲。

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等待戈多》彻底改变了当代戏剧，是人皆称道的杰作，至今仍频频搬演于世界各地，倘若贝克特对这部作品尚且苛刻，不难想象他评判自己的其他早期作品时会是多么不依不饶。历经多年连哄带骗的游说之后，他才许可《梅西埃与卡米耶》出版，或再版早已绝版之作如《徒劳无益》或《腥象》。事实上，他写作《梦中佳人至庸女》时曾热切盼望着能够出版。这本书创作于1932年夏，当时他发觉教书对他来说是一种诅咒，于是突然辞去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教职并在他自述的某种“白热”状态中写下这本书，于夏季结束前一蹴而就。放弃圣三一学院的两百镑年薪后，他只能从父母那里接受一点象征性的接济，因此正急着卖文糊口。如本书编辑在下文所描述的，当时爱尔兰的审查制度颇为严格，而这本小说里不乏对性交和手淫等事件的描写，或大有理由做此解读，因此贝克特知道在他的祖国爱尔兰出版无望。贝克特还知道不能指望法国出版商来接洽翻译

这部小说，因为书中双关语和文字游戏随处可见，生造文字和故意为之的拼写错误比比皆是。他在文学界的熟人大多身在巴黎，但巴黎的微型杂志最多只能让他发表一两段节选。

唯一的可能是伦敦。于是贝克特怀揣手稿来到英国，奔多家英国出版社投递了一圈。查托－温德斯出版社似乎有一线希望，它去年刚出版了贝克特谈普鲁斯特的论文，文中洞见颇受评论界好评，商业收益也相当可观；乔纳森·凯普和霍加斯这两家年轻的文学出版社也值得期待。但直到1932年初秋，贝克特仍在待贾而沽，而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五英镑钞票。其中一家出版社的审稿人写道：“贝克特没准是个聪明人……可我都不愿用一根长杆去碰碰这本书。”另一位审稿人评价此书是“对乔伊斯卑躬屈膝的摹仿”。评审者们自然也留意到书中的情色内容，反应当然是负面的，评语里“不雅”一词赫然显现。1932年10月8日，伦敦溃败后被迫撤回都柏林的贝克特给好友兼诗友乔治·雷维^①写了一封信：

① 乔治·雷维（George Reavey，1907—1976），俄裔爱尔兰超现实主义诗人，贝克特的第一位文学经纪人，在巴黎创办了欧罗巴出版社。

小说没脱手。渣透－瘟得死^①认为它写得很棒，但是他们不能，他们就是不能出版。霍加斯私立疯人院以《笨拙》^②风格拒了它。吸烟斗穿羊毛开衫的凯普被它恶心^③到了而他的阿伯丁獭钟意它。格雷森要么弄丢了它，要么拿它当了手纸。去他个球吧。一页页在西一区柯曾街66号散得到处都是。

我会留在这儿直到死去，骑着陌生人的自行车在古道上爬行。

后来，贝克特又把小说投寄给其他英国出版商，但都无济于事。他想出版这本书，并且因出版无望而倍感沮丧，这一点毋庸置疑。

时隔二十年之后，《梦》重见天日的第二次出版机

① 原文为“Shatton and Windup”，是对“Chatto and Windus”（查托－温德斯）的讽刺与戏仿。

② 《笨拙》（*Punch*）是英国老牌幽默杂志。“Punch”在英文中还有“以拳重击”之意。

③ “恶心”原文为法语“écœurer”（正确拼法应为écœuré）。

会终于出现了。1951年，我们这群聚居巴黎的年轻人开始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它在许多方面都近似贝克特初来巴黎时兴起的那些杂志。在刊物第二期我发表了一篇谈贝克特的文章，声明对任何“关注当代文学的人”来说贝克特都是一位意义重大的作家，尽管文中谈及的作品很少，只有《莫菲》《莫洛伊》《马龙之死》。此后，《灰背隼》^①杂志几乎每期都会推出贝克特的一篇作品。第二年《灰背隼》集团开始不定期出书了，这时我们听说已经开始法语写作的贝克特还有一两本从未发表的英文原稿，于是我通过他的法国出版人热罗姆·兰东^②向他询问：《灰背隼》能否以出版为目的看看这一两本书稿。这两本书是《梦中佳人至庸女》和《瓦特》，《瓦特》是贝克特“二战”时在沃克吕兹写成的。最终贝克特带来了《瓦特》手稿，作为“灰背隼系列”之一在1953年正式出版，共印刷1125本，其中25本是限量版

① 《灰背隼》（*Merlin*）是在巴黎出版的英语先锋文学杂志，1952年至1954年间共出版7期。

② 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1925—2001），1948年起直至逝世担任巴黎午夜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 Minuit）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法国出版了贝克特绝大多数的作品。

作者签名本，另外 1 100 本供“一般发行”。贝克特再次写信给他的老友乔治·雷维，雷维“二战”后曾向一家英国出版社力荐《瓦特》但没有成功：

还有，（深吸一口气吧^①）我们的老大难《瓦特》交给那帮《灰背隼》青少年〔出版〕了，他们正创办一家出版社。

两个月后，书已出版，贝克特又写信告知雷维：

《瓦特》刚出来了，灰背隼出版社，糟糕的品红封面。

随后我们再次联系贝克特，提议出版“另一本英文小说”，但是被他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拒绝究竟是因为《瓦特》“糟糕的品红封面”，还是因为他当时不愿看到《梦》付梓，这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

① 原文为法语“tiens-toi bien”。

《梦》这本小说还有在贝克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次机遇。1986年，美国出版人巴尼·罗塞特^①被他一手创办的格罗夫出版社踢了出去，作为罗塞特多年的老朋友，贝克特试图拔刀相助，这也是他一贯的为人之道。最佳行动莫过于交给罗塞特一部从未发表过的作品，而立刻能想到的就是《梦》。贝克特与未来的本书编辑欧文·奥布莱恩讨论了这个想法，奥布莱恩当时刚刚发表了里程碑式论著《贝克特国度》，极受贝克特赏识，但最终贝克特依然觉得无法面对重温旧稿的艰难，用奥布莱恩的话来说是“痛苦”。然而，正如奥布莱恩在前言里所说，贝克特也承认这本书确实应该出版，但要等到“我死后不久”。

《梦中佳人至庸女》最终问世于爱尔兰，这一事实无疑含有某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迟到的公正。贝克特作品

^① 巴尼·罗塞特 (Barney Rosset, 1922—2012)，格罗夫出版社 (Grove Press) 创始人，在美国出版了贝克特绝大多数的作品。

中唯有这一部获得在爱尔兰出版的殊荣，出版方是黑猫出版社，欧文·奥布莱恩是该社负责人之一。我还猜想，贝克特若知晓以下信息一定会觉得高兴：他这只“奇思异想收纳箱”在美英两国同时发行的初版来自他的两个老朋友兼出版界同仁，他的英国出版人约翰·考尔德^①和我的协力合作，而巴尼·罗塞特在此书出版过程中亦就许多关键方面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洞见与建议。

理查德·西维尔

^① 约翰·考尔德（John Calder，1927—），考尔德出版社创始人，在英国出版了贝克特绝大多数的非戏剧作品。

前言

“我的奇思异想收纳箱。”

《梦中佳人至庸女》是萨缪尔·贝克特雪藏六十年的长篇小说处女作，1932年夏完成于巴黎沃日拉尔街的特里亚农旅馆，作者时年二十六岁。

当时萨缪尔·贝克特已发表若干作品，包括1930年出版的获奖诗作《腥象》和两篇评论，即1929年出版的《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载于论文集《对〈进展中的作品〉事实虚化上正道的审核》，以及1931年出版的《论普鲁斯特》。大约八首诗和几则短篇作品也已在书评刊物上发表，包括讽刺小品《多么不幸》^①

^① 《多么不幸》（“Che Sciagura”）匿名发表于1929年11月14日的TCD（即《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周刊》）。标题为意大利语，出自伏尔泰小说《憨第德》（*Candide*）里太监之口：“O che sciagura d’essere senza coglioni!”（噢，多么不幸，偏偏我是一个阉人！）

(1929 年) 和四则短篇作品《臆断》《着魔》《文本》及《坐与歇》，后两篇和一些散文形式的诗作将纳入《梦》中。因此，基本上这部小说向后可回溯至作者更早更深的源头，向前则预示着他许多未来的诗歌、散文和戏剧。确实，萨缪尔·贝克特的哲学很多方面都清晰地阐发于《梦》：“怀疑、绝望和乞讨，我是否应该把自己的轮椅挂扣在其中第一美德上？”一些半自传元素也在小说主人公贝拉夸的肖像里俯拾皆是，但这些元素不应被高估。那种后来成为贝克特作品重要特质的永恒跨度赋予《梦》一种普遍价值，可供读者评估、揣摩和欣赏。

萨缪尔·贝克特把《梦》投给了一些出版社，但全都石沉大海。他知道在爱尔兰出版希望渺茫，因为当时爱尔兰正值天主教反智主义当道，而爱尔兰审查委员会态度倨傲，毫无客观理性，必然无法容忍《梦中佳人至庸女》这类小说。贝克特后来写了诙谐文章《自由邦的出版审查制》（1935 年）痛贬审查委员会，当时他本人已因《徒劳无益》被禁而沦为审查受害者。1933 年他去了伦敦，希望在那里找到《梦》的同情者，但事实证明伦敦出版商也不敢冒此风险。

放弃了毫无结果的出版努力，萨缪尔·贝克特决定

把《梦》的一些片段和其他故事结集出版，其中包括1932年12月在巴黎书评杂志《此季》上发表的《但丁与龙虾》。这本小说集于1934年以《徒劳无益》为书名在伦敦出版，书里有句话表明此时他尚未接受《梦》多次被拒的命运，他依然打算出版《梦》，尽管遥遥无期：

这个意大利风格爱尔兰人的文字召唤力是如此巨大，他的《梦中佳人至庸女》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里一直停留在打磨阶段，此书一旦问世，沃尔特说必然问世，那时我们应该人手一册，无论如何都应该读一读。^①

多年以后，贝克特将表达对这部青春之作的强烈质疑和担忧，其实他对自己已发表的大多数作品都持否定态度（“我写的其他作品都是笔墨未干就开始令我生厌”），其中包括他多年来禁止重印的《徒劳无益》。虽然明知贝克特对《梦》的深层情感并非表露出来的弃若敝屣，但考虑到他的这些担忧，我们做出这本小说的出

① 出自《徒劳无益》中的短篇小说《多么不幸》。

版决定绝非轻易之举。事实上，如果今天《梦》“必然”问世，那正是出于萨缪尔·贝克特本人的嘱托，是他在1975年至1989年间关于此事的谈话里向我表达了这一意愿。

1975年我开始写作《贝克特国度：萨缪尔·贝克特的爱尔兰》一书，我意识到对试图说明萨缪尔·贝克特主要创作源泉的一本书来说，倘若不涉及他最具爱尔兰色彩的作品之一《梦》，那该是多么严重的缺陷。经贝克特许可，我可以在《贝克特国度》一书里任意引用《梦中佳人至庸女》。我在雷丁大学的贝克特档案馆阅读了《梦》手稿的转抄本，这在当时必然是仓促的，但我因此得以与贝克特多次讨论这部作品。我尤其记得，他很好奇一个比他年轻三旬的人会怎样看待《梦》，或他所说的“我的奇思异想收纳箱”。他已经遗忘了《梦》的大多数细节，所以我们可以温情脉脉地缅怀他的都柏林，我想正因如此，他显得格外兴致盎然。在那些巴黎会谈中，我们讨论他对这只“收纳箱”的“盗窃”，讨论是否还遗落了什么宝物。这类谈论是为了打捞一些愉快的记忆，但如果怀旧的疼痛变得过于尖锐，他就不能容忍对过去时代的回顾。比如有一次，我给他看我找到

的比尔·香农相片，也就是《梦》里以及后来《瓦特》里的那个邮差，那个用口哨吹《玫瑰盛开在皮卡第》的人，贝克特的脸先是被喜悦照亮，但喜悦很快变形为痛楚，他知道我懂得我们需要暂别对方，以便让他自己在此刻独处。

1986年，萨缪尔·贝克特让我去巴黎找他谈谈《梦》这本书。他告诉我他正在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帮助一位朋友，打算拿出一部作品给这位朋友出版，他问我这部作品可否是《梦》。当晚我们没能做出决定，也没有试图做出决定，只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着利弊。不久之后我再去看他时，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无法面对重返“收纳箱”的痛苦，无论快乐还是哀伤，他那些青春年代的奇思异想在这只箱子里是如此鲜活生动地保存着。

不久之后，他告诉我《梦》应该出版，但他并不希望立即出版，而是等到他辞世“稍有时日之后”。他让我保管“收纳箱”的“钥匙”，直到我认为恰当的时候。

《梦》的原始打字稿一直由萨缪尔·贝克特本人保